



追思和感恩 缅怀邵逸夫



“逸夫楼”建筑标准高于一般建设项目

据新华社电 47.5亿港元捐赠金额、6013栋“逸夫楼”几乎遍布半个中国地图。邵逸夫先生日前离世引发的怀念绵绵不绝。“几乎每所高校都有座漂亮的逸夫楼”的说法迅速传遍全国。

华中科技大学当年34岁的校报副主编、现文华学院副院长陈思中回忆说，邵先生是个平常朴实的老人，和蔼慈善。陈思中问他，如今事业成功，后半生将如何度过？邵先生笑笑说：“送钱，把赚的钱送出去。”

“我非常高兴我对国内十五所高等院校的资助计划已到成熟阶段，通过此计划能对贵校发展略尽绵力是我莫大的荣幸。我将以1000万港元捐赠贵校作为兴建人文科学馆之用。”1987年，邵逸夫先生向武汉大学捐资，在给时任副校长齐民友的信中写道。

在邵逸夫生命的最后30年间，他几乎每年要拿出1亿多元用于支持中国内地的各项社会公益事业。对教育事业，他更是情有独钟。

据统计，1985年至今，邵逸夫生前共向内地捐赠了47.5亿港元，兴建了6000多个教育项目，涉及内地31个省份。以“逸夫”二字命名的教学楼、图书馆、科技馆、体育馆等设施已遍布中国各地高校，有效地促进了内地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。

国家教委受邵逸夫委托，对赠款项目进行宏观指导与管理，并确定了“逸夫楼”建筑标准可高于一般建设项目的原则，使之能适应教学与科研方面的最新发展。这一具有促进作用的政策，使“逸夫楼”往往成为同年代校园建筑中“高大上”的代表。

邵逸夫为何如此热衷于文教事业？从他后来接受美国纽约大学颁授名誉博士学位的讲话中，或许可以发现其中的原因：“我一直参与教育方面的捐助，因为我相信一个民族的伟大，在于他们能够掌握观念、传播观念，并且将观念付诸实践……我希望我个人的贡献，对于教育的发展，能发挥一些作用。”



市民自发前往故居祭奠邵逸夫 不相识的老人送来青团和金钱糕

□记者 顾嘉懿

自1月7日邵逸夫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后，我市各界前往邵逸夫故居吊唁、追思的人络绎不绝，据故居管理人、邵逸夫侄孙邵铁牛（“铁牛”是小名，学名邵才源）估算，连日来共计200多人自发前来。1月10日，邵逸夫遗体在香港火化，位于镇海庄市镇勤勇村的邵逸夫故居同步举行了吊唁仪式。勤勇村的村主任、书记，邵氏族人和村民等七八十人，一起在邵逸夫的灵位前默哀三分钟，以表达对此位乡贤的敬意。

昨天早上9时许，记者再次来到邵逸夫故居，进门便看到邵铁牛为“小阿爷”设好的灵位，“我7日那天给香港打了电话，说在这边也设一个灵位，他们马上说‘好的’”。

于是，邵铁牛马上准备起来。正厅上方悬挂“沉痛悼念邵逸夫先生千古”的横幅，下方遗像两侧的挽联上写着“良操美德千秋在，高风亮节万事存”。面前的八仙桌上，点着蜡烛，供着各式水果和糕点。

邵铁牛指着桌上的青团和金钱糕说，“这是宁波一个老太太8日下午送来的”，这个老太和邵逸夫素不相识，“她说在报纸上看到邵逸夫做了很多好事，说他‘人介好’，就买了七塔寺的青团过来供着。”

说话间，村里的一个阿姨也走进来祭奠，她说：“我不是邵家人，但是知道邵老先生捐助了很多。村里以前有逸夫小学，现在扩建成中学了。人蛮好的，勤勇村里都知道他”，“听说老邵（指邵铁牛）把灵堂弄好了，就过来拜一拜。”

邵铁牛与这个阿姨跟记者聊了起来，“我们庄市是‘小竹出大笋’，邵逸夫、包玉刚、楼志章，都是我们这里出去的。”邵铁牛说起这些人名如数家珍。的确，镇海区庄市镇向来有“商帮故里”的美誉，宁波帮第一代人物方介堂，第二代人物叶澄衷、宋炜臣，第四代人物包玉刚、邵逸夫，以及后来的赵安中、叶庚年，无不是从这里走出而书写下一代代传奇。

他在宁波的三桩心愿已一一落实

□记者 顾嘉懿

“邵逸夫在宁波有三桩心愿”，邵铁牛回忆，“第一件事，就是要建‘邵氏义庄’。”

邵铁牛表示，1987年，邵逸夫第一次返乡前后，曾有意在家乡建造一座“邵氏义庄”，这便是“康乐园”。康乐园占地14.8亩，是邵逸夫拿出200万港元于1988年在勤勇村修建的，里面还有敬老院、孤儿院、学前班、活动中心、卫生所等配套设施，沿用至今。

“第二个心愿是祖屋，就是我们这儿的故居。”邵铁牛告诉记者，邵逸夫第一次来的时候，还不敢认故居，“他不能确定这是不是他以前住过的地方，嘴里一直说‘我妈妈住南屋，我住北屋’，一边看这房子是不是”，直到后来邵铁牛叫出了邵逸夫的乳名“锦章”，才让邵逸夫确定下来。“这个名字一般人不知道的”，邵铁牛表示，“邵逸夫是仁字辈的‘阿六’，我父亲邵富锡只比他小两岁，两人从小在一起玩，我一是‘阿富’、‘老木鱼’（邵富锡小时候的绰号）的儿子，他马上知道了”。邵逸夫还问到邵铁牛父亲的去处，邵铁牛表示其父已于早一年去世，邵逸夫很是遗憾，连说“我早一年来就好了”。

邵逸夫惦念的第三桩事便是祖坟。1958年，因修建公路，邵逸夫之父邵玉轩的墓地被迁至鄞县宝幢乡西岙村老四明公墓园区。“1986年5月，香港方面来宁波查祖坟的确切地方，不太有人知道”，邵铁牛说，“当时我正好去上海看医生，如果我在的话他们就不用找了，因为我知道在哪。”邵铁牛之父是坟墓拆迁的见证者，因他很少宣扬，少为人知，只有偶尔跟父亲去扫墓的邵铁牛还有点印象。

好在祖坟最后还是找到了，只是去墓地的路不好走。第二年，邵逸夫便斥资修路，前后修了两次，“路修好后，去宝幢公墓方便多了”。

邵逸夫回故乡，很多人都想着他会不会着意建设自己的家乡，但是邵逸夫对家乡和所有地方都一视同仁。对此，邵铁牛告诉记者：“我小阿爷曾经说过，大家小家一样家，给自己家和给其他地方都一样的。”

邵铁牛也从来不会因为家里的事向“小阿爷”开口要钱，邵逸夫曾向邵铁牛表示：儿女的事随他们去，不要管，你如果有困难尽管说。“我总是告诉他，没有困难。”在邵铁牛的印象中，邵逸夫虽然是个“大老板”，但为人“很低调、节约”，每次回乡总是“看人咪咪笑，点一点头，很和气。”

邵逸夫喜欢吃素，每次回来，邵铁牛都会给他准备一些点心，次数多了，邵铁牛自然知道邵逸夫的口味，“他第一喜欢吃芋艿，说吃了肠胃好，也很喜欢吃菜蔬，吃素食比较多”，而且邵逸夫也是个“直爽”的人，“他说吃就吃，不吃就不吃，不用客气。”